

抒怀

岁寒梅影携清欢

郴州市作协会员 李桂女

朔风裹着冷雨,气温直逼冰点。傍晚,我在小区河边闲走,一缕清芬悄然掠过鼻息——这般冷冽,是谁在绽放?

香,定然不是樟树的,少了几分醇厚;也不是桂花的,缺了些许甜润;更不是山茶花的,不够绵长。它清得透骨,却又暖得入心。它在哪?我循着草木寻找,蓦然回首,路边一排腊梅树上,枯褐的枝丫顶满了蜡黄的花苞,如寒夜星辰在眨眼。几朵已舒展的花瓣,在风里静静绽放,恰似从杨万里诗中穿越而来:“天向梅梢别出奇,国香未许世人知。殷勤滴蜡缄封却,偷被霜风拆一枝。”它端庄本真,毫无俗艳。

日日散步于此,我却从未真正留意过这些腊梅树。见它瘦硬嶙

峋,只当是经不起寒冬的摧折,早早失了生机。殊不知,这萧瑟枯木,正是风骨卓绝的腊梅。“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它的早早落叶,原是为了将全部气力凝于花苞,以待迎寒绽放;它的看似俯首,不过是为了积蓄力量,来日更傲然地挺立于风雪之中。

那么清绝的腊梅,教我忍不住生出撷取之念。折取一枝最盛的,带回家供在书桌瓷瓶中。冬日读书,恰如幽径寻梅影,我坐在暖炉边,任茶香袅袅漫过书页,手边的腊梅嫣然绽放,嫩黄瓣儿似凝了冬日的光。原本简陋的屋子,因这一缕芳魂,竟也满室生辉,添了几分雅致,我的心亦随之明亮起来。

忽然想到陆凯的诗句:“折花

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我又动了念,另撷一枝含苞待放的,以素净棉纸细细裹了,遥寄给远方求学的儿女。这枯褐枝丫间破寒而出的蜡黄,是冬日里最倔强的生机,亦是我藏在花心深处的殷殷期许。愿她在异乡的寒窗下,见花如见故人,能借这花中凛凛气节,抵御求学路上的风霜雨雪;更愿这一缕清浅暗香,伴她熬过漫漫长夜,既暖她握笔的手,亦暖她漂泊的心。

梅花香自苦寒来。这缕香,是冷意里的清欢,是岁月里的风骨,亦是心底永不凋零的温暖。它陪着熬过冬日寒凉,也让我懂得,唯有经得住磨砺,方能绽放出生命的芬芳。

诗吧

涔天河上吟(组诗)

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 唐世日

大山的人群

父母,兄弟姐妹,妻儿和我
用石头化生身体
每一块骨骼
铸成一座群山
立于大地
置身于天空

群山延绵,骨峰
达成飞鸟的领地
它们飞过群山
化身夜空的使者

母亲,拾起一根白翎
裁出明朗的天空
引出闪亮的月光
明亮孩子的眼睛
垒出星河漫漫

一个人的月亮

观山,月亮藏进树丛
与我结对
看一只山猫直撞而来

畅游,月亮就在河中
与我竞争
抢捕一条鱼

望着月亮,我咬一口
甜透了。顺喉而下
汇成一条旷野的银河

月光闪闪
化开怀里冰层
扎根浸透着光,化着无数年轮

我匍匐而下
以身体为船
载一生的绚丽
“一尊
还酹江月”

日暮

血色浸透着天空、大地和旷野
藏着一位古铜肤色的老人
推演着日落的轨迹
向天边的云彩走来
推开山上脊梁的影帘
一缕光化作母亲手中的引线
拴上生命的皮影
舞一段长鼓舞
拂动着皮影,演绎出
长河落日圆——

生活

旧帚扫心

王晗

老屋门后,靠着一把旧竹扫帚。柄磨得油亮,枝梢也秃了几簇。它曾是最勤恳的物件。天未亮,便在院中沙沙作响,扫落叶、扫尘土、扫薄霜。没有机器的嗡鸣,只有一双手握着它,弯腰、推拉、回转,将杂乱归于整洁。那声音像一种晨祷,轻轻唤醒沉睡的院子。

如今,人们更爱按下一个按钮,让机器代劳。地面光洁如镜,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老屋的地从不追求一尘不染,砖缝有苔,门槛带泥,却干净得踏实。因为那干净是人亲手拂拭出来的,带着体温。

一次,吸尘器坏了,我重拾扫帚。扫着扫着,心竟静了下来。看灰尘聚拢,看泥土归堆,看刚扫过的地面泛出温润的光。忽然明白:扫地不只是清洁,更是一种修心。一扫一拂,也在清理内心的杂念。

禅宗有言:“日日是好日,扫地即是修行。”如今略有所悟。真正的秩序,不在外物无尘,而在内心清明。而这份清明,往往就藏在重复、琐碎的日常劳作里。

那把旧扫帚代表的,是一种朴素的生活哲学:不依赖捷径,不逃避琐碎,愿意为一方天地付出真实的力气。它不高效,却可靠。

在这个崇尚“一键解决”的时代,或许我们更需要一把旧扫帚,在快进的生活里,保留一点“慢扫”的定力。扫帚会旧,地会再脏,但只要肯弯下腰,耐心地扫,总能扫出一片清朗,也能扫出一颗安宁的心。

闯关

印象



申雅/摄

忆情

炕笼

炎陵县炎陵中学 黄燕妮

元旦返乡,寒气骤生。父亲翻出旧炕笼,递来一铲红炭。温暖的烟火气漫遍全身,瞬间勾连起满是烟火气的童年。

乡里人的炕笼,竹编外壳敞着口,内里稳稳卡着铁皮小盆,铺层草木灰,再放几坨烧红的木炭,这朴素的暖物,便是我儿时上学的“标配”。那时,教室窗户糊着破报纸,寒风直灌,唯有脚边炕笼是一方自己的暖天地。

爷爷总为我备上特制的“茶麸炭”,由茶籽榨油后的茶麸烧成,耐烧而绵密。清晨放入几块,覆好细灰,一路提着上学,到放学时仍温热,还萦绕着淡淡的茶香。

最鲜活的记忆在朱山背小学。老师讲课时,我们总偷偷在炕笼上烤红薯。甜香混着茶油炭气在教室里悄悄散开。我和同桌牛牯,为这口暖食火速“结盟”,轮流放哨。一人紧盯黑板,见老师

转身便急唤:“快吃!”另一人抓了滚烫的红薯就咬,烫得龇牙咧嘴也不敢出声,只能囫圇吞枣。这份跨越“三八线”的甜,成了课堂上最隐秘的欢喜。

有时也烤豆子、烤玉米,“噼啪”声常引得老师敲黑板嗔怪。我们赶紧捂嘴低头,笑得肩膀直耸。

课间,大家则挤在墙角玩“挤油”,你挨着我、我靠着你,铆足了劲往中间挤,挤得浑身发热才散。跑回座位第一件事,便是将炕笼里的灰盖得更严实些,护住那簇小小的暖火,好让它一路烧到归家。

如今,糊报纸的窗、满教室的“噼啪”声,都随那缕茶油香封存在了旧时光里。炕笼早已退出生活,可那份裹着烟火、藏着嬉闹、又浸着长辈心意的暖,终究无可替代。

它是从岁月里捧出的,最朴拙也最明亮的念想。